

外国名家散文丛书



小泉八云

散文选

Yatsuhashi Yumiko
Yatsuhashi Yumiko
Yatsuhashi Yumiko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外国名家散文丛书

小泉八云散文选

(英) 小泉八云 著

孟修 译

主 编 郑法清 谢大光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小泉八云散文选/ (日) 小泉八云著; 孟修译.
—3 版.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9.6
(外国名家散文丛书)
ISBN 978—7—5306—5460—6

I. 小... II. ①小... ②孟... III. 散文—作品集
—英国—近代 IV. I 313.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92051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印制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 插页 2 字数 166 千字

2009 年 6 月第 3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17.00 元

内 容 提 要

十九世纪末，日本在欧美人士的心目中还是一片神秘的土地。一个英国人作为美国出版公司的特约撰稿人来到日本，一边从事英语教学，一边写作了大量关于日本生活的散文随笔，并以这些著作在文学史上取得了一席之地。他，就是本书作者小泉八云（拉甫卡迪沃·赫恩）。

本书选择了小泉八云不同时期的散文随笔 27 篇，第一次将这位日本籍英国作家介绍给中国读者。这些作品反映了作者渊博的学识和细腻的审美境界，有的将日本山海的雄浑瑰丽形诸文字，有的把自然描写和神话传说揉在一起，似幻似真，迷离恍惚，有的用比较文化的方法阐释欧洲名诗，娓娓而谈，亲切平易。全书呈现出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美学境界，具有较高的欣赏价值和认识价值。

目 录

一个克里奥尔之谜	(1)
在法属西印度的两年	(5)
西班牙港的日出	(5)
热带的日落	(7)
给伊莉莎白·比思兰的信	(8)
我在东方的第一天	(10)
松江	(34)
晨光	(34)
夕照	(35)
小小的花展	(36)
殉情	(38)
在日本的庭园里	(45)
一个英语教师的日记摘抄	(61)

舞女	(77)
新年	(94)
从鸟取到隐岐	(100)
烧津	(111)
一个夏日的梦	(122)
登富士山	(140)
桥上	(161)
草百灵	(165)
宝石	(169)
 给埃尔伍德·亨德里克的信	 (172)
谈阅读	(176)
读拜伦	(190)
雪莱	(207)
济慈诗二首阐释	(220)
论丁尼生	(226)
波德莱尔	(237)
 译后记	 (245)

一个克里奥尔之谜^①

她们是一块儿从哈瓦那来的，女主人和女仆人。女主人具有一种奇异的蛇一般的美，每个动作有蛇一般的柔软灵活，有这种动物的使人入迷的魔力。像青色的蛋白石一样的大眼睛火焰似的转动，你跟她相遇，常春藤或热带的藤萝的纠缠还没有她的缠绕那么有力，那会永远把你捆住。她的声音特别甜润，但是声调奇异地深沉，她的笑声使你产生不愉快的惊骇。这是一种讥诮的，难以猜度的，深沉的笑，她发出这种笑声时面貌没有什么变化。没有微笑，也没有脸部肌肉的运动。嘴唇单纯地张开，笑声从她洁白的喉部连续地发出来，而眼睛，大大的，光彩的，带着恶毒的嘲弄意味，眼睑动也不动地，注视着面前的人的脸。但是她很少微笑。

谁也不知道她是何许人。她对法国区^②的居民是个谜。她的房间布置奢华，挂着蓝色的罗幕。要隔好一段时间才

① 这篇散文为作者定居美国南方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后不久所作，是赫恩去日本前的早期作品，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出色地刻画人物的能力。克里奥尔人指法国人与西班牙人跟加勒比海各岛上黑人与印第安人所生的混血种人。

② 指新奥尔良的法国人聚居区。

有陌生人来访问她，橄榄色^①的面部肤色的男人，头发是热带人那样的乌黑，带有深青色的光彩。他们只用西班牙语交谈，他们的会见持续到夜深，有时候他们似乎愉快欢畅。喜欢闲言碎语的人说他们听见开香槟酒塞子的扑哧声，哈瓦那烟草的香气从窗口飘出来聚集在遮掩游廊的灌木丛周围。有时候则传出不祥的声音，好像是男人在生气时抬高了他们的声调，隔一段时候又是这个女人深沉的笑声，长长的，响亮清晰，由于带着嘲弄的味而富有活力。

那个女仆是黑白混血儿，高大结实，好像是一尊青铜的女像柱。她像她的女主人一样神秘莫测。她说法语和西班牙语都同样流利。但只是在偶尔的时候。一般说来，在土耳其苏丹后宫的哑巴都不会比她更沉默寡言或者更冷漠的了。她从不微笑，从不闲扯。她仿佛从来不听什么也不看什么，可是她什么也能听到，什么也能看到。只有一个陌生的面孔能吸引她的注意力——也不过短短一瞬间，这时她注视他，带着一种难以言传的神气，似乎潜藏着一股足以烧毁它所接触的东西的力量。这一注目可以使对方感到他的面孔已在她的脑海里拍成了照片，储存在那里，五十年后也会同样生动鲜明。登门的外国人受到她默默地不加审察的接待。他们的面孔无疑是她熟悉的。他们也从来没有跟她说过话，她似乎可以分身，同时出现在五个或六个不同的房间里。没有什么可以流逸而不被她看到，虽然她好像什么也不看。从来听不到她的脚步声。可是她在整栋房子里像一个幽灵那么走动，像一个鬼魂那么无声无息地开门，关门。她在人最没料到的时候出现。要找她却从

① 浅黄色或黄褐色。

来找不着。她的女主人从来不叫她。需要的时候她蓦然从地板中出来，像阿拉伯神话中由无声的愿望招来的妖魔。她从不跟孩子们游戏，如果她从他们身旁默默地滑动过去，那会使他们停止出声。如果人们要求她回答问题，还没来得及提完，她已用她似乎是特具的敏锐的智力给以答复了。她似乎从不睡觉。来访的客人准能在门口见到她，不管是在日出之前三小时或是在以后别的任何时间内。她显得对什么也不感到惊奇，对什么也能预见到。如果可以这么说，她甚至比她的女主人是一个更大的谜。

往往是黑皮肤的外国人走访更频，他们会晤时也吵得更厉害。据说有时候他们交谈的语言用的是加泰隆语^①，要是用加泰隆语，那么就会出现更为愤怒的字眼和更恶毒的笑声。一天晚上他们的会晤是那么可怕，引得法国区的全体老派的居民都从窗口伸出脑袋来细听。房子里有诸如打碎玻璃杯和猛敲桃花心木桌子的声音。忽然奇异的笑声一下停息了。

第二天早晨邮递员送来一封挂号信，他发现人去楼空。幽灵般的仆人走了，阴鸷的女主人也走了。家具原封未动。记录下夜间的奥秘的仅仅是两个打碎的玻璃杯和富丽的地毯上的酒迹。床没有触动。钟依旧在大理石支座上滴嗒滴嗒地响。风吹动蓝色的罗帷。令人软绵绵的女人的香气像供香一样滞留在室内。衣柜里还存着大量的绫罗绸缎和花边。钢琴是打开的。一只小安哥拉猫^②在桌子底下玩弄一轴绸缎。一把破扇子放在垫得精美豪华的摇椅上。搁在炉

① 西班牙加泰隆尼亚人用的民族语。

② 安哥拉：今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古称，安哥拉猫是一种作宠物的长毛观赏猫。

台上的是一束渐渐凋零的茶花。

信永远也没有送到女主人的手里。房间依然如故，直等尘土逐渐来消损它的富丽堂皇的装璜。来过的陌生人永不再来了，也没有人听说过他们以后的消息。谜始终是谜，没有解开。信存放在存信处。但是我常常想打开它，看看里面究竟写的是什么。你不想吗？

在法属西印度的两年^①

西班牙港^②的日出

美丽得不像尘寰的早晨，——天宇像童话里的一般，海像一首爱情诗。

在湛蓝湛蓝的柔和的碧空下，整个光滑的海面，带上美到极点的发光的纯洁温柔的色彩，天边弥漫着金色里微带绿色的雾霭一直到云霄，那是一种甜美可爱得难以言传的色调，如果用水彩模仿，人们会大声喊道那不可能。到目前为止山峦差不多全是灰色，覆盖山峦的树林也是幽灵似的灰色，因为太阳刚刚在它们的上方升起，雾气像面纱蒙悬在它们之间。然后在玻璃般的水平面上，紫色，紫罗兰色，淡蓝色的纹带与黄金般的液体开始放射，颤动和扩大；这些是晨光下的潮流，随着白昼的渐渐逼近和海潮的升涨而抹上了种种色彩。

① 《在法属西印度的两年》发表于1890年，属赫恩的中期创作（去日本以前），这里选译的两篇东西均为片断，读者可与后面《松江》（1894）中所描写的晨光与夕照对比，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基本风格与描写的异同。

② 加勒比海上特里尼达与多巴哥的首府，当时属英国。作者任哈泼兄弟出版公司驻法属西印度群岛特约记者时曾往该岛旅游。

然后，当太阳升得更高，在灰色之中绿色的团块开始闪光，在那片巨大的色彩鲜艳的光焰的左右，覆盖着森林的山峰开始透过氤氲的光辉呈现出它们的轮廓。只有城市还依然看不见；它恰恰横陈在我们和旭日倾注下来的光华之间，那里的薄雾抹上这种光焰使城市似乎隐藏在一片着火的雾幕之后。渐渐地天边的金绿变成纯紫；群山带上柔和，丰富而富有美感的色彩。更为僻远的一座山峰的色调变得神奇绝妙，看上去是透明的金色，仿佛是金色的幽灵。但是最后它们全都突然加强青蓝的色素，透过它们上面的烟霭而表现出绿色的褶裥和纹脉。山谷有一阵为云雾笼罩，好像充满着青烟；但是悬崖突出的团块和山坡迅速把朦朦胧胧的翠绿变成更为温热的暖色^①。所有这些色彩和色泽具有一种幽灵式的魅力，一种不可思议的妩媚。样样东西似乎都是柔和的，减弱了强烈性，半气体化，唯有轮廓鲜明的黑影是散布在西边水上的宁静的小船，它们展开了彩色的船帆迎接早晨的轻风。

太阳愈是升高，从蓝色的轻烟里景物出现得愈快；群山的表面全变成翠绿，把茂盛的树叶细致地显示出来。风涨满了等待它的船帆——白的，红的，黄的，——使水面形成波纹，把海水变成绿色。小鱼开始跳跃；它们在阵雨般闪光的水花中跃起落下，像被风吹起的乳色的喷雾。最后，透过正在消逝的雾气，像露滴一样闪闪发光的瓦屋顶呈露出来了：城市揭下了它的面纱。

① 暖色指红、黄、橙等颜色。

热带的日落

在太阳沉落时，几乎直达云霄，从海面腾起一股巨大的桔黄色的热焰，它迅速地加深而变成朱红色。这股强大火光的难以描述的强度使人对它的稍纵即逝毫无准备：一幅似幻非幻的图画渐渐下沉在整个浩瀚的光焰之海的后方。顿时天地成为靛青色。空气变得湿润起来，由于雾气而沉重；青蛙开始发出奇特的汨汨的声音，有些不知名的生物在林中奏出非凡的音乐，不像我们的蟋蟀的音符那样瞿瞿的声音，而是一种不间断的尖锐的音调，高亢刺耳，犹如一股喷射的气流从阀门里渗漏出来。植物的强烈气味，芬芳而又新鲜，散发在空气中。在我所住的旅馆的树木下我听到一个不断下滴的声音；一点一点重重地滴落下来，好像笨重的昆虫的身体。但那不是露水，也不是昆虫，而是一种稠浓的透明的汁液，一种大滴大滴的肉质的液体。夜晚由于露水，由于植物的呼吸而变得寒峭；我们几乎是关上门窗睡觉的。

给伊莉莎白·比思兰^①的信

(日本) 1890 年

亲爱的伊莉莎白：

我觉得难以言传地受日本的吸引。当然这儿的大自然不是热带的大自然，后者是那么光彩照人和说不尽的美，此刻我写这封信时还感到我离开马丁尼克^②时所感到的那种同样的痛苦。在日本自然是驯化的，它爱恋人，它为他用朴素的灰加蓝的色彩把自己打扮得像日本女子一样美。树木似乎都知道人们是怎么说它们的——它们好像具有人的小巧玲珑的灵魂。我在日本喜爱的是整个日本人民，这个国家里贫穷质朴的大多数人。这种感情是神圣的。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接近于他们所具有的朴实无华的魅力，没有写过什么书来反映它。我爱他们的神，他们的风俗，他们的衣着，他们的房屋，他们的迷信，他们的过失。我相信他们的艺术要比我们的先进得多，犹如古希腊的艺术要比最早的欧洲原始艺术优越——我以为在北斋^③和他以后的画家的一幅印刷复制品中比我们一幅一万美元的画中的

① 伊莉莎白·比思兰：作者在美国的女友，后来也是小泉八云传记的作者。

② 马丁尼克：法属西印度群岛的岛屿之一。

③ 葛饰北斋（1760—1849）：日本浮世绘画家。

艺术更多，——不，比一幅价值十万美元的画中更多。我们是蛮族！我不仅仅想想这些事情而已：我对它们完全确信不疑。我但愿在某个日本婴儿的肉体中再生，那么对世界的美就可以像一个日本人的脑子那样去感觉了。

当然，我正在全心全意研究佛教。有好多寺庙，来自其中之一的一名青年学生是我的同伴。如果我滞留日本，我们将在一起生活。——我还会继续写的，倘若一切顺利。

顺致最亲切的问候

拉甫卡迪沃·赫恩

我在东方的第一天

“别忘了尽可能迅速地写下你的初步印象，”我到达日本后很快有幸见到的一位和善的英国教授说：“这些印象是瞬息即逝的，你知道；一旦消逝它们就不会再来，可是在这个国家里以后你所体验的一切使人激动的新奇感你将觉得都不会像这些初步印象那么迷人。”现在我就试图从当时匆匆写下的杂记中把它们加以复述，甚至发现它们与其说迷人不如说飘忽，有的已经从我的全部记忆里消逝了，——无法回想起来。我忽视了这一友好的忠告，顾不到原来下的一切听从它的决心。因为在新奇的日本城市里充满阳光的街道上有那么多东西待我去看，去听，去感受，我无法在初到日本的日子里关起门来写作。再说，即使我能够再现那些已失去的初步体验到的令人激动的感受，我怀疑我是否能形诸文字而把它们永远保存下来，日本对我的最初的魅力是不可捉摸的和容易挥发的宛如一阵芬芳的气息。

它是随着我坐上人力车从横滨的外国人住宅区进入日本城市的巡礼而开始的；此后我所记是我尽力回想起来的。

—

对东方，对这个远东的国家我已读过许多有关它的书

籍，长期以来也是我朝思暮想的，然而一当亲眼见到时，迄今一切又都是那么陌生。正是旅途中头一遭经过日本的街道所产生的微妙的惊讶引起人初步在这个国家里真正的令人激动的感受。甚至在最初充分意识到这个相当普遍的情况时，其中也含有一种浪漫的意味；对我来说这种意识给当天的那种庄严的美感难以言传地加以美化了。在清晨凉爽的空气中，那种凉爽是日本的春天和从白雪皑皑的富士山顶吹来的风所带来的，有着说不出的某种魅力。这一魅力或许更确切地说是由于最柔和的透明度而不是任何明确的色调所产生的——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清明的大气层，只稍微带有一点点蓝色，透过它最远的物体也显得异常清晰，轮廓分明。阳光温暖得令人愉快，人力车是最舒服的运载工具；狭长的街道的景色，从我的车夫的头上望去，具有我以为绝不会使我厌倦的吸引力。车夫脚穿凉鞋跑动着，他的白色蘑菇形帽子也随之舞动。

一切看起来都是小精灵般的；因为一切物 and 人都矮小，古怪，神秘：青色的屋顶下的小屋，挂着青色招牌的小小的铺面，穿着青色衣服的小人。这一幻景仅仅由于偶尔有一个高大的外国人经过，或用荒谬的英语试写的各种招牌广告而打破。然而这样一些不协调的现象只不过点醒人们回到现实来，实际并未削弱有趣的小街道的迷人的吸引力。

在你通过没完没了的飘扬的旗帜和摆动的青色幕布朝其中一条街道望去，由于上面的日文与汉字而使一切显得那么美丽和神秘时，最初不过是一片光怪陆离得有趣的混乱。因为没有可以辨识出来的建筑和装饰的规律：每幢建筑物似乎都有它自身的离奇漂亮，一切都与众不同，一切